



江戶時代《金瓶梅》傳播考略

川島優子

廣島大學文學研究科准教授

摘要

江戶時期傳入日本的《金瓶梅》，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一起，被譽為中國的四大奇書。然而與其他三部小說相比，《金瓶梅》對日本文學乃至文化的影響，顯然有所不及。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金瓶梅》未能在近世日本得到廣泛的傳播呢？本文擬通過對江戶時期《金瓶梅》相關資料的梳理與考證，指出其時並未將《金瓶梅》視為一部淫書而避而遠之，其之所以未能得到廣泛傳播，乃是因為其言語本身之深奧。

在聲情方面，春天的聲情可由〈春田四詠〉整組詩的基調來體會，至於夏日田園的聲情，在〈秋田四詠〉詩中也可以加以聆聽，秋天的聲情基調在〈山居漫興〉中也可了解此山居時他的悲慨抑鬱。冬季原型的聲情，則可由〈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並序〉組詩中之用韻可領略那末日之慟，包括自我解嘲以及對於時局的諷刺。至於詩稿的最後一組詩〈亂後初歸里中〉五首之用韻，也可體會他哀慟故園之殘破，一生努力竟成幻滅，這也是《陶村詩稿》八卷次序安排的用意。



A Study on the Reception of The Golden Lotus in the Edo Period

Kawashima Yuko

Abstract

The Golden Lotus, ranked as one of the Four Great Masterpieces of China (the other thre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Outlaws of the Marsh, Journey to the West) was firstly introduced to Japan in the Edo period.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hree works, The Golden Lotus is considered to have had less influence o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hat is the reason that The Golden Lotus has not been widely disseminated in modern Japan?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relevant materials and research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Golden Lotus's limited reception in the Edo period was not because of its labeling as an erotic fiction, but because of its esoteric and difficult language.



江戸時期傳入日本的《金瓶梅》，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一起，被譽為中國的四大奇書。然而與其他三部小說相比，《金瓶梅》對日本文學乃至文化的影響，顯然有所不及。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金瓶梅》未能在近世日本得到廣泛的傳播呢？本文擬通過對江戸時期《金瓶梅》相關資料的梳理與考證，就此問題來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導言：所謂的「宣淫導欲之書」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森鷗外（1862～1922）在其小說《キタ・セクスアリス》中，有一段對十五歲的主人公「僕」，在跟向島的文淵先生學習漢文時，發現其在偷看藏於桌子下的《金瓶梅》的描寫，原文如下（按，日語原文標點均從原文，引文後〔 〕中乃筆者所譯中譯文，下同）：

或日先生の机の下から唐本が覗いているのを見ると、金瓶梅であった。僕は馬琴の金瓶梅しか読んだことはないが、唐本の金瓶梅が大いに違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ていた。そして先生なかなか油断がならないと思った〔某日見先生於桌下偷看唐本，原來是《金瓶梅》。予雖只讀過（曲亭）馬琴的《（新編）金瓶梅》，然亦知其與唐本《金瓶梅》有天壤之別，細想先生也真了不起〕。

在此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鷗外並沒有對文淵先生為什麼要將《金瓶梅》藏在桌子底下偷看，也沒有對主人公「僕」為何會覺得「先生也真了不起」予以說明。或許對於鷗外時代的讀者來說，主人公的這種感觸，就是一種時代的共識，過多的說明反而會成爲一種贅言吧！



那麼，這種所謂的明治時期人們對《金瓶梅》共識，又具體為何物呢？在上引鷗外小說中，鷗外借主人公之口提到了《金瓶梅》之翻案小說《新編金瓶梅》。其實，此書之作者曲亭馬琴（1767～1848）在第一集開篇自序之中，如此表述了其對《金瓶梅》的看法：

彼書に演たるよしハ。則ち宋の巨商西門啓といふもの。一期淫樂の説話にて。〈中略〉彼書の宣淫導欲なる。君臣父子の間にハ読むべからざるもの多くあり。〈中略〉その趣向ハ。国俗の浮世物真似といふ物めきて。巧なる條理ハ一箇もなし〔此書所演繹的乃是宋代巨商西門啓（按，當作「慶」）の淫穢故事。（中略）此書宣淫導欲，多有不宜傳讀於君臣父子之間言辭。（中略）此書之趣向大致在於渲染其國人之風流享樂，並無一上得了檯面之道理也〕。

要之，在馬琴的眼裡，《金瓶梅》只是一大部「並無一上得了檯面之道理」的「淫穢故事」，無非是在「宣淫導欲」。這一論斷，難道就是江戶乃至明治時期人們對《金瓶梅》這部小說的共同認識嗎？抑否還僅只是代表了馬琴個人的觀點？

筆者認為，如要深入解決這一問題，就有必要在回顧《金瓶梅》東漸日本之大致經緯的基礎上，對現存江戶時期的《金瓶梅》相關資料做一個全面的梳理與考證。

二、《金瓶梅》之東漸日本

從現存史料可知，早在十七世紀初葉，《金瓶梅》就已經傳入了日本。只是當時所傳入的乃是萬曆四十五年（1617）序本，此本為《金瓶梅》初刻本（現通稱「詞話本」或「萬曆本」），因此彼時就極為珍貴，多被深藏於名家或大寺廟，僅



有極少數人得以先睹為快。

考《金瓶梅》在一般江戸文人之間得以較為廣泛的傳播，還要等到稍晚一點的十八世紀。當時成為通行讀本的是清初張竹坡於明末崇禎年間（1628～1644）改訂本（現通稱「改訂本」或「崇禎本」）之基礎上所編註的批評本（現通稱「張竹坡批評本」或「第一奇書本」）。翻檢江戸時期有關漢籍輸入的文獻，我們可以找到不少有關張竹坡批評本的記錄。儘管這部書多達百回，然據大庭脩先生調查，僅寬延四年（1751）一年就被輸入了十一部，由此可見其當時人氣之不菲¹。

另外，從刊刻於寶曆四年（1754）的《當世花街談義》一書中，也可以看出其時的人們對《金瓶梅》熟識程度之一斑：

少し小学問でもしたわろは。別て自慢に詩を作り。歌をよみ。其中にも髭のない唐本手合は。金瓶梅に潘金蓮といふ妾がどふしたの。覺悟禪に未央生といふ色男が有ての。肝のつぶれたことを華音で。がんといひ又はきやんと云などなど。先で合点もゆかぬ唐みそ是等は篤実の道学先生をみせつける道具にして〔稍微學過漢文的淺見之輩，特別是作幾句（漢）詩，詠幾首（和）歌。其中有些讀過唐本小說之徒得意洋洋地教給妓女，如《金瓶梅》中有一位名為潘金蓮的小妾呀，《覺悟禪》中有一位名叫未央生的好色之徒呀，受到驚嚇時用唐話來說就是「啊」「哇」等等。只靠這些不為一般人所知的知識，逞能誇示小才，貌似儼然的道學先生〕²。

此文談到當時在妓館紅樓之中，常常見有在妓女面前炫耀自己讀過《金瓶梅》、《覺

¹ 參見大庭脩編：《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關西大學東西學學術研究所，1967）；《宮内廳書陵部藏 舶載書目附改題》，（關西大學東西學學術研究所，1972）。

² 水野稔編：《洒落本大成》第一卷，（中央公論社，1978），頁 345。



悟禪》(即《肉蒲團》)的「淺見之輩」。姑且不論這些人究竟讀過了多少章節，然據此我們亦可推知，當時的識字階層，即使並未細讀過《金瓶梅》，然至少對其書名及大致內容，已經並不陌生了。

由上考可以看出，至少在江戶中期的文人甚至市民階層之間，《金瓶梅》就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知名度了。

三、江戶時代《金瓶梅》的傳播

(一)「桌下之讀物」

眾所周知，從江戶時期開始，日本各界人士就對《水滸傳》愛不釋手。這從此書傳入日本之後所出版的大批註釋本及翻譯本也可得到證明。然從《水滸傳》故事衍生出來的《金瓶梅》，似乎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青睞。對於這一現象，中國文學研究者澤田瑞穗先生(1912~2002)，曾作過如下之解釋：

日本では江戸末期に大衆作家の馬琴が自作に翻案して『新編金瓶梅』を出したのが、公然と『金瓶梅』を宣伝した唯一の例とってよく、『水滸傳』や『西遊記』ほど大衆に親しまれ、日本文学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かった。何しろ「淫書」の随一というキワメがついているので、君子の読んだり語ったり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と考えられ、せいぜい唐話(当時の中国語・中国俗語文)をこなす一部の漢学者が、こっそり机の下から取り出して読むくらいであった。この「机の下の読物」という日蔭の身分が、江戸時代から明治・大正と続き、次の昭和も、戦前は公然とこれを研究の対象に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淫書という呪縛が、思想の抑圧とともに容易に解け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在日本，江戸時期的大衆作



家馬琴本人所作的翻案小說《新編金瓶梅》，可以說是唯一一個的公開宣傳《金瓶梅》的例子，完全無法與《水滸傳》、《西遊記》所受到的男女老少之愛好相比，對日本文學也基本上沒有產生過什麼影響。究其理由，不外乎此書早被貼上了天下第一淫書之標記，非正人君子所能講談之物也。也就是當時一部分精通唐話（當時的中國話、中國口語）的漢學者，躲在書桌底下偷偷地看看而已。這種「桌下讀物」之不能見光的分類，使得從江戸時代開始，歷經明治、大正，一直到戰前，都無法將其視為一個可以公開研究的對象。淫書這一咒縛，和思想壓制一樣，都不是那麼輕易能夠解開的〕³。

要之，澤田先生認為，因為《金瓶梅》對男女情事之露骨描寫等原因，從江戸到昭和時期，一直被貶低為了一本無法公諸於世的「桌下之讀物」。也正是因為這種成見，成為了阻礙《金瓶梅》研究前進之足跡。當然，持這種觀點的並不局限於澤田先生一人，可以說幾乎是學界在論及日本《金瓶梅》接受史的一個共識。確實，在中國四大奇書之中，《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這三部書的譯本在江戸時期就已經接踵上梓，唯獨《金瓶梅》直到明治時期才勉強有了一個節譯本（到第 11 回為止）出版。不過，對於江戸文人來說，《金瓶梅》難道真的僅僅就只是一部被定性為「淫書」的作品嗎？

其實，雖然沒有被出版，《金瓶梅》同樣在江戸時期就有了註譯。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個譯本的作者的經歷及此書成立之經緯。

（二）岡南閒喬《金瓶梅譯文》

江戸時期的正德（1711～1715）至寶曆（1752～1763）年間，在大阪活躍着

³ 澤田瑞穂：〈『金瓶梅』の研究と資料〉，《中國の八大小説》（平凡社，1965），頁 263。



一位姓岡名南字閒喬的醫生。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說，這位自稱七介的醫生所撰寫的《金瓶梅譯文》，是日本最古，也是江戶時代唯一的一本相對完整的《金瓶梅》註譯。

十八世紀的日本，曾掀起過一陣流行中國白話小說的風潮。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以《水滸傳》為代表的白話小說註釋書或字書。筆者曾撰文指出，細考這些字書或註釋書的引文，可以發現並不乏有參考或引用《金瓶梅》之處⁴。由此可以確認，《金瓶梅》在當時的白話小說研究家之中已經得到了相當的普及。換句話說，促使《金瓶梅》註釋書的問世之時代氛圍已經相當成熟了。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只能確認到唯有這部由岡南編纂而成的這部《金瓶梅》註釋書寫本的存世。

翻開《金瓶梅譯文》，我們首先可以看到羅列着「到底七進」、「穿堂」、「儀門」、「角門」等建築用語，接着就是諸如「提傀儡兒上場還少一口氣兒哩」、「兩隻腳還趕不上一張嘴哩」等歇後語。接下來才是對出現在第一回之詞語的解釋。眾所周知，張竹坡批評本之卷首一般都附有《西門慶房屋》、《金瓶梅趣談》等文章。因此，據以上所列語項，我們基本可以斷定，岡南所使用的《金瓶梅》底本就是當時所通行的張竹坡批評本。而從這幾篇張竹坡所附的輯文之譯註，亦可看出岡南在開始翻譯此書之時的認真與努力。

然而對於岡南來說，意想不到的困難接踵而至。參見【圖 1】，我們不难看出，在第一章，因無法解釋而被放棄的語項或註入「不詳」的語項，就已經比比皆是了。此後的六十二條歇後語中，竟然有大約一半沒有作出註解。歇後語是中國古

⁴ 可參照拙稿〈江戶時代における『金瓶梅』の受容(1)―辞書、随筆、洒落本を中心として―〉，《龍谷紀要》32-1，2010），頁 1-20。



代白話文中的一種獨特的語言形式，類似一種文字遊戲，不知者甚難解，更何況是文化背景迥異的外國人。這也就難怪岡南對此束手無策，一籌莫展了。



【圖1】波多野太郎先生舊藏本《金瓶梅譯文》冒頭部分（《中國文學語學集》，不二出版1988年版）

在此茲舉一例。比如「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夾道」指小巷，「門神」指辟邪驅魔的版畫。此語意指即使將一副不顯眼的門神放在狹窄陰暗的小巷子販賣，也能讓人發覺這是一幅好東西，由此引申出「另眼相看」之意。而《金瓶梅譯文》對這一歇後語卻作出了如下註解：

夾道賣門神看出来好画兒 化粧ヲシタル面ノコトヲ云 不詳〔指畫了妝的臉面不詳〕

「指畫了妝的臉面」的這一解釋可以說完全是語焉不詳。甚至連岡南自己也覺得這一解釋有所不妥，因此又在文末加入了「不詳」一詞。



中國文學研究大家倉石武四郎氏（1897～1975）曾經將《金瓶梅》的翻譯比作破譯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也譯作羅塞達碑），要準確的理解《金瓶梅》的文意無疑具有顯當難度。於此，曲亭馬琴曾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小説中の手とり物にて、よみ易からず候〔小説之中最不容易讀懂之物也〕」⁵、「金瓶梅ハ、俗語中にてよミ得がたきもの也〔金瓶梅，其俗語難以理解也〕」、「彼書中にハ方言洒落ほのめかしたる事もある〔此書之中多有方言、歇後語、隱語等〕」⁶，反復提到《金瓶梅》乃是一本寫有許多俗語、方言的難以讀懂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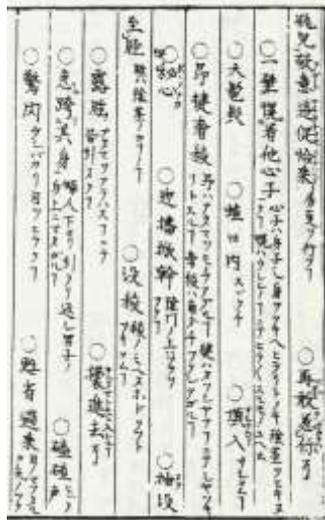
如對《金瓶梅譯文》所列語項稍做一個調查，就可發現此譯本之中存有許多無語註、或是列有語註卻又註明「不詳」、「不解」的詞彙。由於沒有字典可以查閱，不難想像，岡南在編註這部《譯文》時所遇到的巨大困難。然而即使是如此，岡南也沒有半途而廢，雖然還留下了許多沒能解釋的詞語，但畢竟在形式上還是完成了《金瓶梅》全部一百回的語註。

那麼，岡南又是如何來處理《金瓶梅》作為一部「淫書」所特有的性描寫呢？於此我們可以參見【圖 2】。從【圖 2】所錄的語彙不難看出，岡南對於這些詞語，並沒有予以刻意的迴避或予以格外的處理，而是與其他詞語一樣，以一種認真的態度予以了必要的詮釋。

⁵ 文政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書簡，柴田光彥、神田正行編《馬琴書翰集成》第一卷，（八木書店，2002），下文馬琴書簡均引自此書簡，不再一一注出。

⁶ 參見《新編金瓶梅》自序。也可參照拙稿〈江戸時代における『金瓶梅』の受容（2）—曲亭馬琴の記述を中心として—〉，《龍谷紀要》32-2，2011），頁 35-57。





【圖2】波多野太郎先生舊藏本《金瓶梅譯文》第二十七回

在上文也提到過，遺憾的是，岡南的這部《金瓶梅譯文》只有稿本傳世，並沒有被出版。如以其語註的完成度為基準去分析其未被刊行的理由的話，不難想像，其未出版之原因極有可能還並非過去所猜測的「淫書」說。因為如果最先就將《金瓶梅》定性為一部無法出版的「淫書」的話，岡南就沒有必要花費如此巨大的心力去為其作註。究未被出版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應該考慮為《譯本》之完成度太低，根本就還沒有達到可以公諸於世的水平。要之，《金瓶梅》之所以沒有像其他小說一樣被註譯刊刻，對於當時的江戶文人來說，並非因為其是一部「淫書」，而是因為其語言太過於生僻難懂，根本就無法予以正確的讀解——不是沒有嘗試予以註譯出版，只是這個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而已。

（三）《金瓶梅譯文》之後

《金瓶梅譯文》雖然只能稱得上是一部還很不完全的譯稿，然岡南的努力，卻對之後《金瓶梅》在江戶的傳播起到了一定的推進作用。比如，曲亭馬琴在給



友人的書信中寫道：

文化中、『金瓶梅訳文』といふ珍書を購求め候ひしが、他本と交易して、今ハなし。これハ編者の稿本にて、只一本ものにてありし也〔文化年中、曾購得一本名爲《金瓶梅譯文》の珍貴之書。後以之與他本交換，現已不存手邊。此乃編者之稿本，唯此一本而已〕（文政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付書簡）。

從這封書信可知，曲亭馬琴曾經購入過岡南的《金瓶梅譯文》稿本。而這個稿本，無疑是其在閱讀《金瓶梅》以及創作《新編金瓶梅》時的最爲重要的參考書。

根據現階段的文獻調查，我們已經知道岡南的《金瓶梅譯文》還曾被多次被予以傳抄。如中國文學研究者波多野太郎先生舊藏本（《中國文學語學集成》，不二出版 1988 年版）。此本封面書名「金瓶梅譯文」下署有「北山先生題簽」六字（參照【圖 3】）。「北山先生」當是指江戶後期儒學家山本北山（1752~1812）。此外，此本開篇所標註的「到底七進」語項岡南之「到底ハ家ノ裏行キノコト七進ハ不詳」旁，又書入了「北山云、七進ハ家作ノ仕方ニシテ、三進、五進、七進トテ、七進ハ大家也」之北山的見解（參照【圖 1】）。波多野先生曾據此認爲岡南應該屬於北山學派的學者。不過，根據筆者對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寫本的調查，並未見有「北山先生題簽」六字，也沒有發現本文有添入北山註處。由此可知波多野舊藏本上所見「北山云」添註，屬於波多野舊藏本的一個獨有的現象，或是其原主人所加（筆跡亦與本文相異），並非岡南《金瓶梅譯文》原有的文字。





【圖3】波多野太郎先生舊藏本《金瓶梅譯文》題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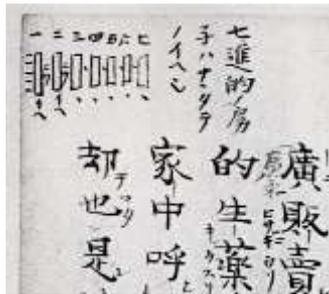
考北山活動時期，本來就大大晚於《金瓶梅譯文》的成書時期（大致為 1750 年前後）。因此從時間上來看，岡南也不太可能屬於北山學派。更有可能是北山、或是北山學派的某位人物轉抄了岡南的《金瓶梅譯文》，並在抄本上加入了北山的某些看法。根據此本所錄「北山云～」新註語，我們還可以推測，包括北山在內的北山學派的學者，極有可能是以這本《金瓶梅譯文》為參考，對《金瓶梅》進行過比較詳細的究讀。

（四）《金瓶梅》讀書會

如果說上文對於北山學派之《金瓶梅》究讀還只停留在推測層面的話，此處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更為直接的文獻材料，來證明江戶時期在某些文人圈子之中，確實曾經召開過《金瓶梅》讀書會。



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里文庫，藏有一本標有訓點語註的《金瓶梅》抄本（以下稱之為「玉里本」）。對於這一抄本的詳細介紹可參考德田武先生的《遠山荷塘與〈金瓶梅〉》一文，此處就不再贅言⁷。簡而述之，在玉里本的部分章節中，記錄了江戶末期以中國語言學者遠山荷塘為中心所召開的《金瓶梅》讀書會的研究成果。此本乃是遠山荷塘的弟子高階正巽，花費了六年的時間，在抄錄《金瓶梅》原文的基礎上，對原文進行了詳細的訓讀、標點以及語釋及相關考證。其中相當一部分的語詞，是正巽參加遠山荷塘《金瓶梅》讀書會時的記錄⁸。其所記錄的荷塘講解中，除了參考了中國古代文言小說以及白話小說之外，還見引有諸如《莊子》、《五雜俎》等大量的中國古典文獻，有時甚至還使用了繪圖來予以說明（參見【圖 4】）。由此可以看出，當時所召開的《金瓶梅》讀書會，可謂是一個態度極為嚴肅的學術集會。



【圖4】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里文庫所藏《金瓶梅》第一回眉批

對於在講解時不免要涉及到的一些有關男女情事描寫的語註，讀書會的成員們並沒有予以刻意的省略或一筆帶過，而是同樣予以了引經據典的詳細註釋（參

⁷ 參見德田武：《日本近世小説と中国小説》，（青裳堂書店，1987），頁 785-803。

⁸ 於此可參見拙文〈江戸時代における「資料」としての『金瓶梅』—高階正巽の讀みを通して〉，《東方學》第百二十五輯，2013），頁 107-122。



見【圖5】)。由此我們又可推測出，當時讀書會的成員們，並沒有因為《金瓶梅》是一部上不得檯面的「淫書」而對自己的讀書活動予以藏頭縮尾。要之，從玉里本所留下的語註來看，江戶末期的文人乃是基於一種極為嚴肅的學術態度上去看待《金瓶梅》這部小說的。不過，即使如此，從玉里本之語註中所見到的數量不菲的誤註誤譯亦可再次看出，對於江戶的文人來說，《金瓶梅》確實是一個不易讀懂的文本。或也正是因為如此，其才會作為一個白話小說高級讀本，受到中國白話文學者的重視。



【圖5】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里文庫所藏《金瓶梅》第二十七回

(五) 江戸時代的文人與「淫書」

那麼，對於江戸的人們來說，他們究竟又是抱着一種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今人所謂的「淫書」的呢？對於此，我們可以以《肉蒲團》為例來作一些檢討。眾所周知，《肉蒲團》是一本成書於明末清初，描寫主人公未央生性事之如假包換的「淫書」。然正是這樣一本被今人聞之色變的「淫書」，在寶永二年（1705）年卻出版了其訓譯本，且此後還不斷有翻案小說刊行。而江戸時期著名的中國語學者岡島冠山（1674~1728）對《肉蒲團》之鍾愛更是廣為人知。據兩森芳洲（1668~1755）《橘窓茶話》所記，岡島冠山曾將《肉蒲團》視為學習中國白話的最佳課



本，對其可謂是愛不釋手，朝夕誦讀⁹。

實際上，這種從中國舶來的「淫書」，並未包含在江戶禁書令的禁書目錄之中。據今田洋三、大庭脩等先生的考證，江戶時期被禁止大都是一些與議論時政或基督教有關的書籍，《金瓶梅》、《肉蒲團》從未被列入過禁止出版或閱讀的範圍之內¹⁰。再聯繫到上文所論述到的文人讀書會，今人所認為的在江戶時期《金瓶梅》就被視為一本有損教化的「淫書」之觀點是否成立，就不得不打上一個大大的疑問號了。

那麼，為何《金瓶梅》未能與《肉蒲團》一樣有訓譯本刊行呢？這當然也不能排除有篇幅上的原因，然筆者認為，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金瓶梅》的文章，尤其是俗語、歇後語之類的語言運用上，比較起《肉蒲團》要隱晦難懂得多。這也反映在《金瓶梅》訓譯本所費時間之多、訓譯完成度相對較低之上。要之，《金瓶梅》之所以未能與其他小說一樣有訓譯本刊行，其原因並非因為是一本描寫男女情色的「淫書」，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其文章太難懂，訓註工作一直無法得到順利完成而已。

通過上述的考證，我們可以看出，江戶時期的《金瓶梅》並非一本上不得檯面的「淫書」，而是一本被光明正大的學習中國白話的高級教科書讀本。當然，我們也不能否定，在一般大眾眼中，《金瓶梅》確實不免被蒙上了一層濃厚的「色情」色彩。如馬琴在給友人的信中談到：

⁹ 參見雨森芳洲：《橘窓茶話》卷上，（《日本隨筆大成》本，吉川弘文館，1928），頁 354。

¹⁰ 參見今田洋三：《江戸の禁書》，（吉川弘文館，1981）；大庭脩：《日中交流史話—江戸時代の日中關係を読む—》，（燃焼社，2003）。



『金瓶梅』の書名、世に高キ故、よくこの書の事をいふものあれども、この書をよミたるものすくなし。〈中略〉かくのごとき淫書なれども、書名をよく人のしりたるもの故、これをとり直し、趣をかえて、当年合巻に作りなし可申存罷在候。〔《金瓶梅》之書名雖在世中廣為人知，但究其內容來說，閱讀過這本書的人可謂是寥寥無幾。〈中略〉這樣一本淫書，因其書名廣為人知，如重新潤色，更換主旨，可重編寫成一本小說也〕（曲亭馬琴 文政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付書簡）

如馬琴所云，對於當時並未讀過《金瓶梅》的大眾來說，可謂是久聞其名而不知其廬山真面目。然由於此書中大篇幅的男女情色描寫，在中國素有「淫書之首」之評價。因此，《金瓶梅》也就只是被當成一本出自《水滸傳》故事之大名鼎鼎的「淫書」而傳諸於市井了。

其實，馬琴在着手撰寫《金瓶梅》之翻案小說時，也正是利用了《金瓶梅》在大眾之間的這種知名度。一方面馬琴對於《金瓶梅》中情色描寫可謂是極度憎惡，如「唐本の金瓶梅とはいたくちがひ候もの〔與唐本《金瓶梅》可謂是大相徑庭〕（天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付書簡）」所云，他在撰寫翻案小說《新編金瓶梅》時，將這類描寫刪除得幹乾淨淨。然另一方面，他在給友人書簡以及《新編金瓶梅》的自序之中，卻又反復渲染《金瓶梅》情色內容，巧妙地利用了一般大眾的對色情小說的獵奇心理，為自己的翻案小說做了一個絕好的宣傳。甚至可以認為，明治以後《金瓶梅》之所以被淪落為一本上不得檯面的「桌下讀物」，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可追溯為到馬琴的這種大張旗鼓的宣傳。



四、結語：明治時期以後的《金瓶梅》

最後，讓我們再來對日本明治時期以後的《金瓶梅》接受史做一個簡潔的概括。明治十五年（1882）至十八年（1885），一位名叫松村操出版了《金瓶梅》的第一本日語譯本。然而由於出版途中譯者的不幸去世，這次的出版被終結在了第十一回。

大正十二年（1923），井上紅梅撰寫並出版了《金瓶梅と支那の社会状態》（止於第六十七回）。大正十四年（1925），又出版了由夏金畏、山田正人共譯的《金瓶梅》（止於第二十二回）。以上兩譯本均為節譯本，而且對於原書中的情色描寫或是予以了相當篇幅的過濾，或是留下大段空白。即使如此，這兩本書還是在大正十四年被列入了禁書的名單之中，遭到了政府的取締。

《金瓶梅》被列為禁書，與大正時期政府對於維持社會風化之強權意識不無關聯。然而，越是遭到當局之嚴格取締，時人對於《金瓶梅》的好奇心就越加強烈。如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1892～1927）在大正五年十月十九日寫給友人石田幹之介（1891～1974）的明信片中提到「道中の無事を祈る。アブシーブックは外になかったら石印の一番やすい金瓶梅を買ってきてくれ給へ〔祈一路平安。出外如能代購淫書為幸，倘若不見，懇請代購最為便宜的石印本《金瓶梅》〕」，可知當時曾有比較廉價的石印本《金瓶梅》流傳於書物市場，懂得中國白話的文人們，可以躲在家中欣賞此書的原汁原味。而另一方面，無法直接閱讀原文的人們，因為當局之取締，對於此書之似懂非懂之神秘「淫書」印象，也就越發強烈了。



稍後的 1932 年，在中國山西省發現了《金瓶梅》之最古老的版本之「詞話本」，不久在日本，日光山輪王寺、德山毛利家所藏的「詞話本」也相繼被發現，這就為《金瓶梅》的研究重新帶來了一絲活力。此為契機，日本又相繼出版了幾種《金瓶梅》譯本。此中又以小野忍、千田九一的共譯本（1948 年由東方書局刊行第一冊。此後數次變更出版社，直到 1960 年由年平凡社出齊了其全百回的譯本）最具有代表性。此譯本是對「詞話本」的全譯本（不過在涉及到原文中情愛描寫之時予以了大篇幅的省略），屢被重版，成為了現在通行的《金瓶梅》譯本。為了彌補小野、千田譯本省略之遺憾，2007 年又由廣濟堂出版了由土屋英明譯《金瓶梅》（上下兩冊）。這部被歷代文人視為最難懂的中國小說，歷經數百年，才終於在日本有了全譯本，成為了一部容易入手的通俗讀物了。

毋庸置疑，《金瓶梅》中存在着大量的情色描寫。然而，情色描寫並不是《金瓶梅》的唯一內容。書中的飲食服飾、宗教民俗、戲曲歌詞，無一不是我們了解當時社會的絕好材料。要之，《金瓶梅》確實是以情色描寫而著名，然情色描寫卻絕不是此書的唯一之描寫，唯有認識到這一點，才有助於我們今後澄清對《金瓶梅》之於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之地位的認識。

《金瓶梅》從問世之初，就開始有了其是否為「淫書」之論爭。這一論爭甚至飄揚越海帶入了日本。對於這一問題，筆者此處茲引曾為《金瓶梅》寫過評點本的清代文人張竹坡用作回答：「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處也。」世人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句熟語，無疑也適用於《金瓶梅》也。

以上是筆者對《金瓶梅》於日本之傳播經緯的一些梳理。野人曝言，或有不當之處，還懇請各位學者不吝賜教。

